

意犹未尽

眼前飘过唐朝的云

■赵韩德 文

那时人的眼睛真的好美。秋天的傍晚,村人劳作一天,在沙岸渡头歇脚、候船。忽然眼睛一亮——这是唐人的眼睛:天边的树木看过去细小得像田埂上的野荠菜,而秋天夜幕里的江中沙洲,在月色之中,反而更明亮可爱,像落在江里的一弯明月——我敢这样比喻吗?我能看得出来吗?越感到自己,实是呆人一个。

还是在秋天。秋夜月出。我,不也在同样的夜,望着星月皎洁的夜空出神吗?不过只是茫然无绪的傻看而已。而唐人,奇妙感觉又不一般的来了。干脆把月色彻底看成水,在窗户前摇荡恍惚。树木浸在月色清辉之中,就如荡漾在清水池塘。窗户前的如水月色,使人的眼光和心也一并荡漾起来,能忍心把目光移开吗?唐人用上“演漾”两字,水就摇荡起来。演者,扩展、推衍,配合漾的动荡、晃动,水之神韵,清澈地化进月色。

人生,迁移、分别难免。离别时分,难过、眷恋,乃世间常情,谁能

免?而从分手时的难过里,沁漫出诗意,惟是唐人之心思了。那是扬子江边瓜州渡口别友人,一位唐人长叹一声,起步登舟。一个归乡返洛阳的游子,在跳板上忽而止步。此时听到的,是树林中透过来的几丝广陵钟声。其意难尽。

在广陵生活读书谋生时,此钟声是那样的习以为常,熟悉到几乎不在乎;别离时刻,殷勤含意远送至岸边行舟的,却还是这钟声。它穿过密林的树叶和树枝,执饶地、不即不离。只是距离远了,钟声听不全了,是依稀、断续的几声残钟余响罢了。正是由于这似断似连,如牵牵放放,反而更令人难舍。深沉的感慨和别离之意,浸透了阅读中的我。

现在的我们,一样常常去访友、做客。由于有手机、微信,先告知个时间很方便。唐朝人就苦恼了:事先托人带信吧,要恰好找到人;寄发吧,时间长长。如果友人居住山中,那便更加无可奈何。干脆抬脚径去,遇到是幸事,扑空或难免,权为尽兴罢。果然,一位唐人兴致勃勃找到山中老

友的家,却扑空了。毕竟是唐人心思,遗憾里却另外生出情致。

他走三十里山路,终于到了朋友的茅屋。脚步歇歇,静静心,上去敲门,却无人应答。当然不甘心,于是朝室内窥看,依然是熟悉的书桌几案。失望、失落、遗憾自然免不了。站在门外,一时还不想离开,于是想象友人或许是“巾柴车”出游了,或许是“钓秋水”去了。反正是失之交臂。无声朝天仰望,遥寄对朋友的敬意。此时身在屋外,只见草色被新雨沐浴,松声在晚窗边起伏,暮色微雨,优雅景色,倒把自己的心胸,荡涤了一番,忽得清静之理。我好企慕这种境界。

又,鄙人常常外出旅游,就是没体会出唐人那种月下泛舟,四周水汽渐生,溶溶围于四周的感受。唐人则绘出了夜深月沉,天旷月低,月儿不断向后移动的镜头。生活中日月如流,时节变换,常常阴历年还未过去,新的立春已早早到来。唐人说这叫“江春入旧年”。祖国地大物博,江南莺飞草长,北方尚千里犹存旧冰雪。随后春色暖意,渐次由南而北。唐人说,这叫“梅柳渡江春”。真让我好感叹。

眼前飘过唐朝的云,云影婀娜,时时飘拂我润泽我,那是唐的意境。
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红岩铸丰碑 英魂启后人——话剧《红岩魂》观后

■巩崇吉 文

记得在物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,小说《红岩》让童年的我如饥似渴爱不释手。江姐、许云峰、成岗等人物,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刀刻斧凿般的英烈群像。后来年龄渐长,相继观看了同题材的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、歌剧《江姐》,脑海里的“红岩英雄谱”更为清晰、深刻、完整,成为引领我平凡人生的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。

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转瞬而过。2019年4月初,五角场街道党工委组织所属支部党员,赴复旦大学观看“上海市红岩革命烈士事迹展”和话剧《红岩魂》,我们学悦教育党支部数名党员随队前往。不期而遇的红色文化之旅,蓦然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话剧《红岩魂》,艺术地再现了重庆解放前夕,无数中共地下党员、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,被捕后囚于歌乐山国民党监狱,“虽九死而不悔”的悲壮人生和那一历史拐点。随着剧情展开,《挺进报》特支书记陈然走进了观众的视野。在白公馆魔窟,敌人对他用尽酷刑而一无所获,于是企图“软化”,宣称只要他写下“自白书”,便可重获“自由”。陈然慨然挥笔,写出气吞山河的《我的自白》:“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/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/我不需要什么自白/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/人,不能低下高贵的头/只有怕死鬼才乞求‘自由’……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/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/这就是我——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……”这惊天地、泣鬼神 的呼号,展示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

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鋳被捕后,其五哥刘国鎡专程从香港飞往重庆,用重金打通关节欲救七弟刘国鋳一命。白公馆头子徐远举法外“开恩”:只要刘国鋳签名写一纸“脱党证明”就可活命。面对骨肉同胞撕心裂肺的跪求和敌人的威逼利诱,刘国鋳丝毫不为所动,绝不肯乞求苟活。他说:“我死了有党,虽死犹生;如果背叛组织,活着又有什么意义!”他义无反顾诀别五哥,重回监牢笑傲死神。

“千金散尽为革命”的共产党员王朴,变卖田产筹得近两千两黄金用于革命事业。而他却不幸被捕、壮烈牺牲。红岩烈士事迹展的资料,恰好补充和拓展了《红岩魂》的剧情:全国解放后,组织上找到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,要偿还那笔巨款,金妈妈以“三个应该不应

该”做了回应:“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,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;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;接受党组织归还财产是不应该的;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,把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。”朴实无华的心声振聋发聩!

重庆地下党联络员江竹筠,在白公馆经受了十指钉竹签等惨绝人寰的酷刑。凶神恶煞般的敌特用尽种种伎俩,始终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组织的任何机密。江竹筠坚贞不屈义正辞严,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必然灭亡,历史车轮不可阻挡。她和狱友们在女牢里“绣红旗”一节,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,再次将剧情推向高潮。

然而,黎明前的夜色最黑暗,垂死时的挣扎最疯狂。重庆解放的枪炮声依稀可闻,绝望的敌人一次次举起屠刀……就连年幼无辜的“小萝卜头”也不能幸免,歌乐山在颤栗,山城在哭泣。

将红岩烈士搬上话剧舞台,无疑是《红岩魂》的成功探索与艺术创新。剧中主人翁均是真实姓名的人物原型,且多是从上海或从复旦走出的革命烈士。在上海观看《红岩魂》,平添了几分“缅怀先烈、接先烈回‘家’”的意味。该剧注入诸多现代元素,尤其是增添了作为重庆“11·27”大屠杀幸存者的“张爷爷”和大学生“小周”两个剧中人物。从而使“现在”与“过去”、生者与先烈的直接对话成为可能。

革命先烈一次次面对生死,何以义无反顾舍生取义?或者说,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做出正确抉择?张爷爷和小周几经深思找到答案: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。《信仰的力量》也就成了大学生小周毕业论文的题目。

那么,信仰是什么?它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,不是夸夸其谈自命清高的标签。信仰是支撑风帆的桅杆,是支撑人生的脊梁,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决不知难而退的源动力。小周从先烈身上得到的启迪,难道不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乃至广大社会公众深刻反思吗?当然,《红岩魂》给人的启示是多元的。革命先烈王朴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“继志”,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继承前辈遗志。烈士的这一遗愿,难道不是对我们所有后来者、新一代的殷切期望吗?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思想和行动,高度自觉地珍惜、呵护、建设先烈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美好今天?

人生智慧

清风明月一行诗

■许军展 文

风声摇醒树影,树影起身,披月色,看见伊人在水一方。

在最美的草木间坐一坐,听听风,看看月。这是多么美的事。也许太诗意了,与日常,与朴素人间,显得过于缥缈。也许又是因为,明知皆是俗人一个,此生欠着一份诗债,便要借了清风明月,所以见草见木,自然便有了草木清香;看风看月,水轻风,

月冷露,更懂得清风明月照身是多么丰盈的美。

云有了诗意,自铺小径,接一个山中客,招待一席云水谣;雨有了诗意,自会牵起小巷,等一个撑着油纸伞的人,用两行韵脚,滴滴答答走两行肩并肩的背影。

清代学者袁枚曾记录过小时候的一件事,读来特别温馨。幼时袁枚家里没书,借了《文选》,读到《长门赋》一文,好像读过似的,还有《离骚》

也是这样的。袁枚惊叹,难怪有谚语说“读书是前世事”,并引用“书到今生读已迟”来说明一个人与诗书的前世之缘。

我第一次看到这则记事,一直在那几行诗句里发呆。特别是这一句“读书是前世事”。难怪世间有那么多美好的遇见,总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有时我们什么也不缺,缺的就是一颗诗心一份诗情。让生活多几页安静的诗稿,一定比熙熙攘攘沸沸扬扬的名利更美;让光阴多几行干净的诗句,一定比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纷争更暖。

我曾想,将来也许我能如愿以偿

地拥有一家小小的书店,古朴装饰,养些花草,书架上的书,我会每一种买两本,它们相依相偎,摆在一起。也许,也许有一天,会有两个人,同时拿起了其中一本,那将是多么美好的诗意。

想起沈复曾寥寥几笔写过的山林野牡丹,“二三月花,至八月复复花累累细如铃铎,素瓣,紫晕,檀心,圆而大,颇芳烈”。虽是素笔心语,却因为热爱,看得才细腻,只绘它颜色,描它样貌,都觉得美到极致了。所以沈复才写“山林不断四时花”的句子,大概人心也可作诗意吧,好风好水,自在心间。

我一直也愿意做这样一个走向自

己内心的人,也许是为了看看清风绕满的花枝,走一走白云搭起的石阶,也许是为了一页某人留在心中的诗稿。美的诗,在纸上,也在眼睛里。青山是诗,幽月是诗,微风,细草,又是诗,木兰坠露,秋菊落英,白云抱溪石,清风吹花影,哪个不是诗。

人生难得的乐事,大概就是,闲下时间,静静看花,走在路上,偶尔看云。让草木为宅,让身体里住着一个诗人,让路走成一行行诗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